

白

榆

集

白榆集卷之十八

東海屠隆緯真著

墓誌銘

明故御史蓮渠胡公墓誌銘

不佞按往牒見古豪傑俠烈雄傀之致竊嘗疑之謂
文人好搵其筆端多侈說卽以往事索諸當世古今
人或不相及矣以不佞所聞于胡侍御此何讓古人
哉夫若此者當世實有之則何疑于往昔也按正山
人狀侍御胡公諱濬字原荆家近蓮蓉湖人稱爲蓮

渠先生世家無錫之胡家渡蓋自宋安定先生瑗有
子曰志正志正有子曰守權守權生于如臯遷無錫
其後又有遷烏程者故胡氏有烏程胡如臯胡無錫
胡實一宗也胡氏族繁號巨家然代多耆德隱田間
鮮起家貴仕者蓋始自侍御公矣公大父曰處士君
良珮父曰贈御史君觀咸以豪爽遊于酒人贈君年
未四十早世而伯兄及兄子亦以酒夭其天年公母
闕氏及伯姆趙氏嫂錢氏凡三娶以節聞諸特門戶
以待公闕孺人有力焉公八歲而孤幼聰穎頭顱秀異

誠者知非凡兒有力而捷嘗戲緣楹登屋梁坐而誦書闕孺人見之恐驚之墜伺門中既下笞而泣數之曰未亡人所以不早從先君于地下者徒以兒故兒無賴予安用生爲公大感悟持闕孺人泣曰兒自今不奉母教誓所以報父者請必乃折節讀書如成人總角補學官弟子娶浦氏浦孺人有母亦寡依孺人居諸寡婦朝夕盡須於闕孺人且每事求多焉闕孺人所以慰藉諸寡者惟力是視而嘗乏絕公稍長恒以教授自給與闕孺人茹荼蓼備至矣嘗一試南都

不第歸涉大江而誓曰丈夫子六尺而外無長物家
有四三寡嫠再來不取一第歸者有如江歸而益發
債修下帷之業嘉靖甲子應試道丹陽有光如流星
自馬首上燭天竟二日夜不滅公私心異之遂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當補令有詔開館選庶吉士
公不性曰吾曹取一官自効不得意寧爲車下勞薪
何必雕蟲而與其同年進士顧子某語合遂貰酒飲
都亭下不就選公得永豐令以行永豐巖邑民俗嚚
好訟數起大獄大者隕命小者覆家連歲不解入獄

則盡廉其狀以輕重平罪罪之多所平反而訟師姦人悉置諸法訟以大小有諸所弊盡動爲民垂久遠利不事世俗小名務惠愛黥首而耻媚士大夫爲聲華御史胥以嚴明時時發其姦利事吏不無少望而亦以此免于監司久而顧更樂之裨身以廉卽秋毫不擾細氓僚屬化焉時分宜籍沒產散旁邑鬻錢入官他邑多私其上貨而以下者與民間取上直民大患苦之公一無所私平直而鬻之他邑或累月不入官錢公立辦郡守恠其速疑以他財奏旣得之乃歎服

曰更廉其効如此哉。有客邑中者衣冠頗恠號談性命而辯有口邑中從之遊者幾千人縉紳大夫亦往焉公佯爲過從察其狀有詐乃言于衆曰少正卯之流也宣聖而在兩觀之斧且至矣立驅之出境士大夫頗少公謂不好士無何勞郡下檄貌索大盜得之講所卽先談性命者于是從遊者耻之閉戶不出而邑中咸驚公先見目爲神君公令永豐七月而以闕孺人憂歸歸之日邑父老子弟號哭遮道至萬人有書生篋冠而手抱大豹皮覆棺上泣曰天乎西陵之

下北邙之上丘纍纍矣他人不死而死吾明府母以
奪吾明府耶公在事旣 冰蘖之操去而發所羨贖
金修蔣孝子祠先是濶是修死建文族黨坐戍頻年
子孫征調不息公力白之臺使者免其軍籍蓋公之
爲政先忠孝大節如此服闋補選江以西諸官于朝
者爭欲得公而安福時多貴人有力竟爲安福得之
公之爲安福也諸拊循元元豈弟惠愛一視永豐而
稍濟以機圓于是聲名益籍籍出永豐上而公顧自
媿謂不如居永豐時敦龐尚質而不修世俗名居安

福期年入覲至蕭然不能具橐裝抵京師徒手謁諸
貴人長者頗恠其簡已而知安福令實廉不能具橐
裝更大相推重之矣未幾召拜監察御史先是公與
山人王叔承善入覲還公與山人同舟而西臨別山
人握公手曰君行且內召非夕郎則臺御史爲天子
言官君素慙多口請努力爲前期男兒無爲死杖下
矣公笑而領之居無何而公竟拜御史用直言去公
爲御史侃侃正色立 中巡東城戚里豪右爲之蕭
然今 上卽位疏論中貴人事交戩之內以目旣而

出按遼東會有天象示異乃止車輪無東而疏時事
幾下於理時相論救公得削籍爲編民公旣叩闕下
謝而策一蹇驢出都門男婦老稚觀之千數門者中
官某以白扇披公背復以千緡錢挂廬首拂公髯曰
真丈夫吾爲公取酒以壯公行公歸貧無以爲家而
豪益甚又稍以酒自汚生平慷慨樂赴人急難永豐
李生犯法京師同坐者十二人咸死公居臺中力爲
李生地得不死戍黔州黔州故惡地解戍者懼而自
縊李生度必不免公爲託御史按黔者挈以去而又

爲貸金錢也京邸比舍貢士某老而貧選滇南博士不能治行會公貸得金三十金不發封而盡畀之曰吾爲子治裝其人感泣去公爲諸生輒仇爽人有不平輒借身報仇同學張生者以徑與驛官搆驛官辱張生會公過立擊驛官仆地諸驛奴以鎖鎖公公擊諸奴諸奴披靡竟牽驛官抵監司監司扶驛官數十而直張生然公卽外峭直而中實寬有度讎家某數此公微時旣貴讎家惴惴不自保而公置弗問里中豪或橫啖公田廬其後以券歸公謝弗受居恆食貧

而好施周急出自天性又雅好賓客客時滿座上供
具不給則或質一衣一器取酒脯而與客歌呼豪飲
客以窮歸者不難以其身爲立致千金而已嘗貧有
一技片善者必力爲遊揚以顯名當世事以此多歸
之客日益進而家日益困凡款遇賓客者多以質貸
給一日與友人某期傾橐中治具而待之不至乃以
款他客席且狼籍而友人至探橐中有一錢乎無之
則質其練裙酒家與客盡驩而罷人蓋笑而目之爲
黔婁孟嘗云公好遊卽爲令嘗自乘一藍輦入武功

山采荔竟日忘歸入覲時同行者道失公則獨登匡
廬香爐峰長嘯而觀瀑布吐覲還與王山人下錢塘
浮西湖訪桐君采藥處泊七里灘拜嚴光先生出偃
王墓下登爛柯山倏然欲離塵度世矣既歸而遊道
益廣足跡幾遍梁楚吳越間布袍方冠無識其爲故
御史者登高陵險有濟勝之具每與客們高嶺峭壁
離立獨竦衆方眩慄不持公輕身躍而上客自下觀
之謂如排風騎氣將遂絕天門通帝座矣嘗道晉陵
坐船首見兩白龍挂雲表水騰空上舟人感震怖失

色而公登艫以兩手據舷橫身直出舟外仰而瞻兩
龍者久之衆乃驚服公矯矯神爽所善顧子亦儻易
有英雄槩嘗會于都下公飲顧子醉而驩劇顧豪有
力伸一臂向公曰吾臂可立御史公躍而立臂觀者
錯愕兩生豪聞天下公闊達有長者腹腸洞見底裏
顧多材畧卽頽然自放而用世嘗周闊而不疎此兩
人志操小不同嘗相得也公好面折人諸有司不法
數被酒誦言之不無嘆者又樂爲人排難雪枉數解
大獄鍾生者與公同應甲子鄉試而公有寒疾生割

穗衣半覆公其後鍾生犯法公遍請于郡縣監司及
臺使者出之獻中越李生者爲里豪所持搆其宗兩
丁輸作鉗徒垂斃公爲走越言于諸當事者竟直之
而馮生盛生見枉于郡縣公傷其冤立白之其白馮
生不知也白盛生盛生以四十金爲壽公却之曰吾
傷若冤爲解寧爲金也兩生家至今尸祝公公嘗負
公賦有司詰之或曰胡公貧有司曰胡公數解來獄
何爲貧曰胡公所造請非其至戚且友卽冤抑不平
者爾實未嘗私人一金待胡公而舉火者不下數千

家而胡公家嘗不足客至時時解衣貰酒何爲不貧
有司乃大驚詫公之闊畧長者而不飾行求名類如
此公初見放歸學士華公知公貧捐負郭田二頃餉
公公謝曰不佞卽貧無賴奈何以逐臣數口累長者
令江以西時士大夫問遺一無所受受桐實見情人
謂公實嗜桐實及公家居而林上之桐實常滿嗟乎
此可以見公志操矣公平生務敦大節不立小行善
不自揚過不自掩先人後已雅不喜沾沾耳語卽閨
幃細瑣咸可語人如揭日月行逮其晚年益逃於酒

息機埋照示人以昏德至醉後聞天下大計悲歌慷慨多扼腕不平所幸愛姬其友一言出之無難色何其勇于徙義也歲戊寅冬暴寒公驕驕既典御袂而對客病幾委頓猶伏枕草縣大夫書救浦生浦生老母爲叩頭籲天乞公命公病良已飲如故既趙媪卒公爲之慟日者謂歿不利于公請避之公曰死生命也吾豈以畏忌傷吾猶子情竟視歿而病病竟卒是日乃有見公由惠山泉負杖逍遙吟而入黃公澗者殆神遊乎先是公與客過胡橋遇胡僧衣百結衣垂

八卦于胸而出楚字示公公推弗視曰吾事去矣視
何爲僧笑而去卒之夕薪米盡絕至無舍金須臾會
哭奠賻者充巷塞塗疇謂人心無至公哉嗟乎世有
中庸之徒樂跼曲拳務託于謹厚一身而外毛髮不
假至鄙細也而終身富貴壽考原荆以豁達之姿身
兼數器岬然放于天壤而卒以濩落是庸人之所爲
口實也天道如此爲善者奈何不懼然天之所以厚
原荆者當自有在其微者不易言豪傑志士終不以
此奪氣公才英敏讀書覽觀大義下筆輒屈其儕輩

所著有采真堂集若干卷行于世公生于嘉靖甲午十一月卒于萬曆己卯四月得年四十有六婦卽浦孺人子二長允懷庠生娶沈氏次允協娶陸氏皆浦出女三一嫁鄭良輔一嫁孫繼祖一嫁曹祖鶴孫一某允懷出二孤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蠡湖之桃花塢公友人王山人叔承王太學禪登以墓銘見屬兩君不博求當世之貴人鉅公而屬余小子余小子不佞顧恒好談士大夫美行俠節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於乎原荆六尺其形而志充八紘官不踰七品垂

千秋名塊然蓬茨恒饑無營妻孥見嗔奔走豪英
閭之下雷轟轟生無一銖死而哭滿城

明故肇慶府別駕忠齋徐公墓誌銘

徐氏其先出栢翳後世系遠莫可考在宋有節孝先
生者以醇德懿行顯數傳而從宋南渡家長洲張陵
至勝國時鶴臯公以訾雄吳中食指萬計公再遷甫
里家世孝弟力田至曾祖南山公有氣操悉推遺產
諸兄弟而獨身作勞顧念揚聲亢宗非經術不可乃
令其次子西涯君當戶而以長子春塘君受博士易

有聲廩于縣官及諸從子並用經術起亦輒有聲而
咸因一第世傳種粟得糧種蘭得香卽徐氏諸子文
而不得一第者何其猶有待耶西涯君娶于趙舉一
子卽公幼有異質授以詩輒誦尤工儷語屬對如響
識者知爲遠器稟學春塘君爲文輒傾其流輩十八
補邑弟子益賜力文章闖入作者堂奧湖中彪外口
神龍不貪于風雲凌虛蹈空非風雲不致諸父不取
此物吾當力取之而文譽日以籍甚學使者聞人公
銓試士得公文大奇之置第一無何以選貢入京聞

人公雅負人倫鑒一時所得日南不難如歸太僕有
光及公輩咸海內知名士明年遊太學士爭願從公
公爲講經譚執間及當世之務靡不纏纏中窾雖臣
鼎解頤朱雲折角不能過也所至北面執弟子禮者
如雲多用公經術取貴顯去而公獨數奇婁屈有司
又相繼值父母憂歲癸酉服闋就試又報罷乃歎曰
弓能爲調而不能爲中中者非弓也劍能爲利而不
能爲割割者非劍也余安用爲造物咄額天之所不
得困我者學耳于是益流覽六籍汎觀百氏文非先

秦西京不以辱墨卿居然大雅而又刻浮敦素爲時
醇儒彬彬質有其文比謁選天曹試文大奇少宰李
公默見而異之曰若抱才大爾爾者足籠罩多士而
俛而就此此何異于將補屨也蓋少需之公辭乃以
高第得端州司馬公爲人仁有度時吏治尚苛細率
急如絞繩以求當監司博精明之譽而公獨行愷悌
與吏民蕩滌煩苛持大體而已折獄尚矜恕平反不
取深文巧詆爲黔首附焉連攝大邑寬仁長者一如
倅郡時畏壘尸祝所至有之又好折節下部中逢板

孝廉巖穴賢者嘉聲蔚起郡故雜獠枹鼓不絕是時
有酋長張快馬梁青宗者勇而阻險擾邊督府患之
檄公捕賊公設方畧誘至城下悉就擒時咸多公勞
而督府及治兵使者掩爲已有公曰小臣用勞大臣
用智今日之役非督府兵使者之伐而誰然由是益
厭薄浮名未幾遂自免歸臺中蕭然先是吳歲有倭
患所至焚燹而公甫里舊業火焉至是無以爲家乃
杖馬箠薄遊臨安樂臨安山水深秀則歎曰四大假
合九州浮沫苟容杖履一坯卽足何必吳門是吾桑

粹乎因家臨安以貧故不能得美田宅茅茨數椽蔽
風雨下瘠一頃僅供伏臘吳中士大夫沾一命歸輒
能以訾自潤而公寒如故誇者至舉公爲戒亦以此
高公清德復念二親喪未入土因求得葬地西湖上
之曰吉身間行冠中奉二親喪葬湖上而公益冲然
快愉日籜冠布袍逍遙虎跑天竺之間課其二子治
舉子業相繼貢澤宮學名益藉藉稱吳二俊人曰徐
端州名不稱才官不稱伐始疑夫道夫茲二俊者所
以報也公亦曰先君子以此物遺吾不取而復以遺

後人是在孺子矣公旣徜徉湖山完其天真居恆康
強無恙年幾七十而視聽不衰一旦病指癭漸至不
起而二子竟先後取科第如公言云爲人頤而長身
少負耿介不與俗諧老而返于恬澹守素履貞是者
興出世之想好義周貧出自天性以困來投者卽傾
囊給之未嘗以乏爲解宗有未亾人生而養之死爲
之歛德其世父之教則爲立主祀焉其內行淳備焉
厚人倫如此公諱某字直言號忠齋生弘治乙丑大
月一日卒以萬曆甲戌二月七日享年七十娶褚氏

繼姚氏水氏生三子長桐鄉貢士娶包氏繼顧氏褚
出次桂甲戌進士出爲表州理娶金氏次榘娶李氏
女一適饒一經俱水出孫男五行忠聘盛氏行遠聘
孫氏行簡未聘爲桐出卿麟聘馮氏卿鳳未聘爲桂
出孫女三長適盛應魁早歿次適丁芬爲桐出次尚
幼爲榘出公之伯子桐及仲子桂等將以某年月日
奉公及其母夫人合葬桂乃自爲狀而請銘不佞某
不佞某與仲子爲同年兄弟以文行相砥最厚善言不
及事公而及銘公是某志也又庸詎敢以鄙庸辭乃

爲之銘銘曰操舟無風力田無年有文不登有勞莫
宜泊以遊世爲雌爲玄玉輝于山珠媚于淵西冷之
上擎衣僊僊或拾海月或攬湖煙含光葆真而排冥
筌嗟哉先生畸于人而侔于天

張孺人墓誌銘

海上張子所敬長輿爲人清真有奇才不佞雅聞之
以故從汝陰單車東也東輒向人起居張子乃張子
雅不欲爲陽鱗其見不佞也最後而其執禮最其不
佞媿不敢當而心愈益好張子一日手其所自爲母

氏張孺人狀而乞銘不佞不佞守土吏昕夕惟簿牘
錐刀之是理而假理墨卿爲以與亾者謀及地下也
張子固請不已又以其才故于是不辭而爲之按狀
孺人姓陶氏故光祿署正陶翁之孫太學古峰君之
女而鴻臚張公之配也孺人生有女德陶翁謂太學
君女也佳母輕字凡兒者而太學君嘗與鴻臚公公
永城公同受經大父城南先生知鴻臚公秀美歸白
陶翁而永城公雅慕孺人賢遂委禽焉年十八歸鴻
臚公是時城南先生以貢爲弋陽王傅而永城公舉

益奮無間寒暑丙夜篝燈公把卷郎郎而孺人以女
紅侍罷甚孺人起焚香進茗稍佐以名理乃公則泠
然獨暢忘其罷矣會督學使者選公爲博士弟子聲
藉藉起而孺人所以贊公學者不衰家世儒素食貧
孺人荆布力作一如鴻妻畫操并日夜登機杼不自
休又時脫簪珥以佐緩急弗以累永城公父子也其
後城南先生下世永城公仕爲歸德之永城令而孺
人之肩家政益劬勞日夜拮据家稍以裕會島夷內

江海上騷然孺人携其小弱越在荒野盡喪其積貯而歸德復有師尚詔之難永城公守陣厲士日立矢石間無何島夷數失利去師賊就禽而永城公且挂冠歸孺人勞其姑趙孺人曰亂離如此得相見足矣遑恤其他永城公之歸也蕭然物外好奕而逃于酒酒人奕客常滿孺人日潔釀脯佐驩客卽卒臨咄嗟而辨永城公嘗託曰吾家有一婦勝成都八百桑使吾日與客婆娑坐隱者新婦之力也及永城公見背孺人專趙媪尤薦食飲必親趙孺素患眩時仆於地

孺人臥起與俱既老病痢不能起小遺牀第間婢子掩鼻而孺人常手拭除之無難色永城公既卒族羣不逞者爭譁鴻臚公冀染指所有公微不堪孺人力勸公忍祭何以阿堵與鼯鼠輩競且夕之命人給之產產罄而譁者亦止于是里中咸服孺人賢明逮鴻臚公拜官京師孺人以不習舟止不北而鴻臚公夕之亦不樂居交戟之下遺書孺人曰東方先生下與侏儒齒日乞米長安奈此編只何卽割大官齋肉繫獨誰遺也吾夢在五湖之旁矣孺人持書泣謂諸子

曰若父束髮學皇甫玄晏耽于六籍晚效相如以貴
爲郎今則如曼倩生日乞長安米有才無命安用胸
中萬卷爲吾最後且勸乃公師張季膺青雲之業是
在小子而諸子若長輿之少也才的然物華國寶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庶幾天道邪而孺人且復奄忽朝
露也嗟乎茲尚可致詰哉孺人事永城公趙媪至孝
事其父太學君母陳如事其翁姑事鴻臚公順而肅
撫諸子慈而嚴待姻族厚而有禮御諸婢子僮奴整
而有恩蓋無弗人人誦孺人賢其最難能者兼詩人

樛木之德視他姬如女視他姬子如已子此又去世俗賢婦遠矣孺人生于嘉靖二年癸未之正月十六日卒于萬曆八年庚辰六月初五享年五十有八子四人長所敬邑庠生娶商城主簿唐公女次所藎娶温州通判潘公女次所効所存俱幼他姬出女二人一適大名府通判王公子玉潤一字封光祿監事趙公子一準孫男三重光重啓重隆幼孫女三長適禮部郎中王公孫拱極二幼銘曰蕙桂性辛蘭之性也馨曷習而辛曷習而馨是謂孺人孺人之賢則經

興史調經史是學而躬是履有子長與蔚蔚斐斐夫
惟大雅文質相底嗟非是母不生是子

北嶽侯公暨原孺人合葬墓誌銘

某年月日不佞同年真州長侯君以其從父公所爲
尊公北嶽先生暨原孺人狀乞不佞銘不佞少業雕
蟲及作吏漂轉吳楚間風塵牛馬學植荒矣侯君爲
尊公不朽圖則胡不博求天下之文章鉅家其以屬
不佞也身有朝菌之年而欲爲人謀金石之固謬甚
成抑侯君其嗜藟之癖邪癖而成之不佞則覩矣夫

自傳龜襲紫鐘鳴鼎食之家多彥口述謨疊繁而彼
就藪澤處間曠爲山谷之夫其制行能貫金石微風
化者顧恆弗得當鴻鉅一備紀載此世緣以多譽慕乏
信史也蔡中郎居嘗謂生平所誤墓碑惟郭有道足
無媿色不佞於北嶽先生亦云先生諱一位字宗正
別號北嶽少治詩弱冠爲學官弟子員學使者最其
文錄之廩食聲藉甚人言先生博一第若操券而取
之已而輒試輒不售人又爲先生惋忼數奇乃先生
謂所力學者人而所獲雋與否者天利鈍得失泊如

也先生氣度冲粹言笑不妄矩矱自將若畫地而蹈者居恆拊膺歎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非吾人居身拱壁邪書屏几以見志居喪則坐苦讀禮哀毀如孺慕侍母病爲調藥餌進匕筋昕夕不去側弟弟雁次者凡十一人先生友愛無少間貲財弗以入私橐出分則自業其薄者撫幼弟逾加矜恤課之學曰此與吾子奚殊矣于是里中無不稱先生其孝友若天性者然與人交坦中無町畦人人以爲先生親已然至面刺人過不少貸能改卽相與驩甚不復念廼

知先生蓋有意非故讎也讀書則上下數千百年抵
掌而談六合之務若懸河貫珠聞者忘倦其爲文務
簡奧不作浮語又好遊四方賢豪其所從皆丈人長
者行一時有名聲之士先生卽弗自表樹垂功名竹
素然潛居默滯伏其身而不見何忝喆士之幽趣雅
人之遠圖哉且以令子能其官 天子下書寵其幽
壤不食報于身而食報于子孫足不死矣古高門大
第金紫奕奕者或豐于穠華乏于德義一時炎錄千
秋淒涼惟舍貞抱素之人傳焉鹿門谷口氣韻遠矣

先生既躬幽素之標而又以其文行昌大後人至侯
君與其從父咸以經行起家揚聲振藻而諸所展錯
逡巡佩服一遵繩墨歸于德義與世所稱炎錄淒涼
者相距不啻千里高陵大澤上蒸雲霞下產龍蛇其
北嶽先生之謂邪又先生娶原氏繼何氏原孺人外
甥內縱茹荼履葛相先生惟謹以故得成先生高人
謂先生多得其助先生上世居頴上沿而徙祀北之
焦刺村凡若干世業農至先生始業舉子家言後世
子孫振振焉鵲起也蓋開侯氏世者實繇先生始祖

從義生欽欽生仲良仲良生興興生璽璽以恩例爲
壽官璽生鐸鐸以長子爲鴻臚登仕郎贈如其官再
傳而及北嶽先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原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生舉丈夫子二長卽應徵舉
丁卯再舉丁丑進士受室張氏次應科府庠生受室
李氏女二人字庠生徐獻金繼何尚幼張氏舉男孫
三人承芳繼芳紹芳李氏舉孫男一人仲芳云銘曰
長松之下千人來蔭龍子之宮厥維巨浸我我侯公
德曰朗陵一世再世雲蔚霞蒸乃有淑媛從公于隱

侃母鴻妻令德夙稟賢矣茂宰有聲奕奕鼎鉉台司
始千銅墨孰酬之桴應孰迅之矢激所華匪文所永
匪石其翁與媪之德

明故正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侯公墓誌銘

封疆之臣爲 天子捍衛邊圉牧寧黔首匪獨其智
計深長擅安攘之畧卽其親冒矢石蒙犯霜露類以
七尺之軀而爲 國家出死力非苟而已也文墨之
士往往好持勞臣短長而議其後若魏尚李牧古今

同既試令持文墨議論者當其處而爲若所爲而止
寧止懼計畧不效全軀保妻子之念又或移之 朝
廷緩急安所倚辦矣若今少司馬侯公所謂 國家
勞臣者非邪按狀侯公諱東萊字道宗號掖川先生
山東掖縣人公爲人魁磊少有大志自諸生治博士
家言卽慨然以古英雄奇功茂烈自負不欲守空文
爲翦翦而已嘉靖丙午舉于鄉英戍成進士授行人
司行人以才改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累上封事語
多切直陞浙江嘉興府知府嘉興俗故浮奢公以悃

幅治之椎雕爲樸風爲一變民以不佻擢陝西按察
司副使備兵潼關尋改山西井陘兵備公兩轉咸在
西陲遂益留神邊事講黃石素書甚習以內艱歸服
除陝西西寧兵備陞苑馬寺卿歷陝西布政司參政
兼按察司僉事備兵定邊西事旣益習風猷卓然陞
河南按察使威惠並宣有神明聲轉陝西左右轄陞
應天府尹未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
方時嘉峪西海諸虜渙無部落而西寧涼莊各橫擾
邊部臣請于甘鎮外境置夷廠以甘州洪水扁多口

合西海內鬼輦以莊浪岔口合松山賓兇輦爲互市
甘肅地險民貧虜心無厭公以恩威彈壓之雖狡悍
臣首若黃台吉者公徂籠之市法遂垂永久又以部
議四鎮間修長垣二千里捍蔽中外疏湖塘千頃歲
省額不下萬石公實宵行蓐食成之又創明海許三
灣草溝井大營四堡以備非常其甫開市甘肅議虜
入馬而受中國所與番茶虜之利益與番合也公曰
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顧以其柄授虜乎使使說
已之虜先以一隊嘗瓦刺而日夜誘之戰必甘心焉

有如瓦刺破則虜騎則并逞于我不勝則無所宣
其忿心而以我爲後局皆非我之利公遣人說虜曰
攻瓦刺非便奈何冒險行數千里而進攻人一以不
利退何所投足乎虜氣乃折虜旣不得逞于瓦刺則
以上魯番爲事而以哈密爲之地走使者出嘉峪關
圖以中國要之公曰關門所以限羗虜奈何示以形
則漏師沮之套虜實倚酋爲重不欲酋東乃酋亦無
東意酋不東西事未已則以鎖南堅參爲餌鎖南堅
參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酋俗最敬事佛公

以計致鎖南堅參自以其意論酋遂東而虜謀益解
于是乃布以恩信召台吉以下厚犒之宣示 朝廷
威德虜畏且悅咸羅拜誓不復爲邊患而西人始有
息肩期是役也虜以四十萬甲頓之門庭震撼飄忽
疾于風雨岌乎危哉公不動聲色神運密謀虜踉蹌
奔走而入吾穀中雖有衆無所用之西人高枕遺數
十年之安厥功亦雄偉矣哉 主上亦深知公功其
所眷注率多異數遷少司馬三遷公俸七錫金幣誥
封二代三廕公子功高賞隆兩無負哉西事旣寧公

乃乞身 天子念公久勞疆場特允公歸逸老公歸
而日與故人賓客杯酒爲驪或入山訪異人理芝朮
逍遙矣會哭其子過哀病作遂不起公之治邊陲則
竟而治山林則不竟命也抑豈出入經營數十年未
免罷且耗邪公受室李氏封淑人男一人世恩任子
先公亡女二人長適姜憲副子諸生梅次適徐圖舉
萬曆癸未進士世恩娶方參議女生二男永昌永顯
永昌亦以恩爲任子銘曰爲虎爲罷公之在西爲蛟
爲龍公之歸東田事勩而公甚康東歸方暇公則

長謝蓬萊峩峩公之家山海風颯颯遊其間

白榆集卷之十八終

白榆集卷之十九

東海屠隆緯真著

傳

程處士傳

處士姓程名鎖字時啓周伯符仕成王封國于程因
以爲氏戰國時有程嬰存趙孤次子伯先封任城君
漢有歷侯黑魏有東阿侯元豈晉有元譚由東阿渡
江爲新安太守因家新安之黃墩陳有靈洗爲開府
儀同三司勲名甚著卒謚忠壯廟食黃墩明興有仁

叟字明德者由黃墩徙率東新安里今爲由谿處士
少竒穎從鄉前輩授詩爲文有藻思同儕推服父客
死淮海處士蒲伏奔喪遺貲悉沒于人奴復竊橐以
逃或勸處士追亾而後發不可仁親爲寶奈何緩父
喪而急長物遂行歸而至不能具饘粥手自舂土葬
父姚林母復命出偵得奴山東匿貲蕩盡抵淮收責
屬淮歲大饑盡焚其券垂橐而歸鄉人誅逋者趾錯
于戶處士鬻田宅脫婦簪珥罄產以償諸責家客曰
君貧如此所適多富人盡少濡之而償不遺毛髮將

何以卒歲處士謝曰某雖貧刺骨安能違人責而令
吾父飲恨下泉償而身毀糜食水甘之閉戶手一編
諷誦怨家操挺大詬于門處士爲弗聞人服其度久
之病作母曰學而輒病四方足餽其口何必匏繫估
俾乃結賢宗十人合貲賈吳興已又去賈秣陵已又
賈溧水家焉新安賈率好鮮衣遊酒家華侈相高處
士獨不羞寒儉且有心計善策成敗貲遂大起處士
雖稱賈人子乃喜折節交當世賢豪鉅儒在秣陵日
從涇縣呂楠增城湛若水兩先生遊講性命之學歲

已卯倭奴內訌吳越騷然先聲且至新都男婦嚟纍
竄山谷處士號于衆曰吾土采阻控上游備禦勢便
棄祖宗墟墓逃將安逞乎于是倡義三老豪傑度形
勝據要害結五營營立一勇略者爲長誓師忠壯祠
下日聚糧繕器訓練爲戰守備而濃其不用命者軍
中肅然寇聞而遁去不敢犯已而城休寧城溧水處
士捐千金助工其自奉嗇而赴義家若此晚營菟裘
因巖爲屋雜樹花竹扶踈日余其倦遊哉是可老矣
建樓奉母教家童習歌吹旦晚侑食佐驪而與里中

名士陳達甫江民瑩王仲房善詩名日尊每風日佳
好揆簡命觴有翛然人外之想殆賈而具高人氣韻
者耶嘗奉詔助工揆魯府引禮不拜而仍稱處士也
伯子問仁仲問學季問策並太學生有俊才與不佞
爲文字交同入白榆社屠隆曰賈蓋有豪傑焉令鷓
夷子馬伏波不遇合皮相者亦一賈耳刈葵藿牧雞
豚志士歎之匹夫起窮巷手致千金手散千金此不
亦有恢詭歟忽吐欲張弛權術乎充之則提握風雲
揚搥四海宜其所立辨惟不遇而小用之也程處士

操竒羸人乃一發而建置五營防禦雄略與段紀明
植車騎何異且其急容緩利蒙詬忍辱晚而婆娑山
園名士文酒其居然幽人標格乎而世之起帖括都
貴仕朱丹其轂者未必盡若而夫世有玄晏先生寧
能以彼易此

馬大司徒傳

昔滅孫氏稱三不朽古哲人儁士所操至鴻響茂勳
矣千秋萬歲後名與骨俱香者能之竹素也七閩山
川包絡雲壑周遭靈秀之氣私焉栖靈賢之士鴻冥駕

時之英龍矯獨大司徒馬公最著公之卽世大廷
瑯琊王公元美少司寇長樂鄭公中孚布衣太原
君百谷業爲之碑銘三君子當世大賢名士其言足
不朽司徒公無疑而公子參軍煇雅好不佞言復
傳見屬不佞謂古哲人儔士之所以千秋萬歲傳者
非其人傳神傳也古之君子卽動挾雷霆名揭日月
要其所繇自豎在其人之性靈胸臆則其大者論人
不取其大者而好談其一二細事以蹕厲振衿而引
爲奇節則無爲貴大人之操矣按司徒公宗系世代

詳具諸君子傳志中不佞故可得略而獨稱其大者
司徒公姓馬氏名森字孔養家于閩鐘山之陽稱鐘
陽先生其先代有陰德公父贈公驄益淳龐爲長者
夢鳳鳥之祥生公公少莊凝有志大道聞王文成之
學于其徒林致之而折衷焉謂近世儒者支離于說
鈴而罔究性命浮誇於鸞輓而不探本根甚則陽剿
其名而陰收其利蓋儒之贗者公務削華刻僞而反
而索之吾心之靈明卽吐爲菁英發爲公業是皆靈
明一竅所繇出其學如此公登省試上公車報羅肆

業太學首爲大司成魏恭簡公所賞識在太學因得
盡交天下知名士若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
羅文恭公洪先咸與公講業論心其學大進成進士
聘校畿輔試所得才賢爲多時信州相國之倩吳生
者與焉吳生私請介紹謁信州公謝之曰子休矣吾
以公典得子而以私謁相公朝廷得士之謂何而因
以爲利不可久之授戶部主事治嚴督餉權賈舶九
江咸以勤幹佐公輸不乏而所至羔羊之節甚厲大
司徒梁端肅公材雅重公數以公輔期之由郎中出

守太平務長厚敦禮讓與黔首休息間左訟日簡俗
用還醇至其爲父老請命率持風稜岳岳卽貴勢人
無所訛蔽中涓者道出太平濫索徒衆橫甚公以三
尺裁之瑞屏息去尤注意獄情雪冤汰濫常恐不及
有死獄枉坐公立平反之他郡縣民有頌咸願質成
于公頌聲大作太平治行爲天下第一遷江西按察
副使備兵九江九江故太平接壤民向風慕義不令
而行進按察使山東右轄轉江西左尋擢右副都御
史官跡多在江以西恩信殊暢民間甘棠而畏墨之

者無筭入爲少司寇尋改少司徒進大廷尉持法明
允累平大獄獄有枉濫卽發言盈庭不難以身滿之
當其情罪旣得雖萬夫亦不奪也廷中稱平復爲戶
部右侍郎未幾致仕歸閩再平亂卒鄉人當公聊城
一矢汾陽單騎不啻過之餘年以荐起自南京工部
侍郎晉都御史董潛政江淮入爲大司徒時 穆廟
初登極賞額不訾公悉心劑量不乏而又多所裁省
有詔采滇南寶珠公再疏力止之勸 上清心師儉
以風庶邦新鄭專恣公累有所匡正格不得行乃乞

身歸侍太夫人養其後江陵浸用事治尚東濕中外
嗷嗷公居恒仰屋而歎春生秋肅天道以四時成歲
令國家束濕而治則天道有霜霰爾安所用陽和之
令哉又恣行胸臆而多慾宣盈敗無日矣公以是絕
弗與通卽累荐亦不起竟尚羊大王峰下以終公爲
人寬和坦平中不設城府凡人間世一切是非人我
榮辱恩怨絕不以一絙其靈臺庶幾抱虛養朴和以
天倪者邪公徵時暴魔夢廣成子飲以刀圭而甦與
之期待子五十年而遨于太清公友傅汝舟者博學

清曠好道人也數勸公以靈修密締之事公謝不從
而其志機塞兌寬然不悶脩然寡營夫寧渠非大道
要眇本旨哉道函三爲一公謝廣成之名而采廣成
之實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非與且公下世距其蒙
時適五十廣成之期不爽矣又寧渠知公之不遜于
太清邪而公故不廢周孔遺法夫死所以示也公曰
子曰熒曰燹曰焱曰焮然起任子而左府都事賢而
有文與余善余故得聞公之大都若此

沈太史傳

沈懋學字君典號少林一號白雲山樵宣城人故侍
御史古林先生仲子也君典爲人短小闊廓魁偉有
英雄氣略好陰符黃石機類絕世平居慕子房長源
之爲人自束髮交游多天下異人名士酒徒劍客趾
錯于戶無弗折節延欸者讀書務涉獵多而不精而
落筆爲詩若文流暢跌宕頃刻千萬言雖精者自以
爲弗如也人有以窮來歸者不難捐千金畀之苟可
脫人於厄卽借六尺不辭人稍稍以古俠烈稱焉而
內行醇備高而不疎博大寬仁要歸于長者識者迺

知其巨人偉器非直豪舉已也幼夢之帝所見一太
殿榜曰雄夫樓殿上多天宮女真一如后妃者坐南
面其餘皆左右侍立或髻而垂綃者或冠而衣緋束
玉者五彩焜耀爛焉奪目南面者呼一天女下而與
君典同拜授辭焉覺而心益自負歲丁卯就試秣陵
秣陵人孫翁女夢一黑龍當門據井詰朝而君典至
僦居孫翁以他容辭女從後牽翁裾曰夜來兒得奇
夢此郎君貴不可言大人弗失翁乃留之是歲君典
得雋南都孫翁遂以女屬焉君典內之如夫人上春

官不第則疋馬走塞下從大將軍往來射獵直遶飛
狐以北花馬以東縱觀九邊營堡壁壘形勢要害之
處或與游徼健兒椎牛搗鼓吹鳳箎作入塞出塞曲
雜坐酣飲醉則睨胡雛長嘯枕弓刀獨卧沙月之下
意豁如也居久之廼歸則古林先生已謝世哀毀逾
禮爲先生卜葬地君典故善郭璞堪輿家言躡草履
以一奴自隨日行二百里幽巖深谷無處不到而始
得嘉地葬先生自是君典之名日起客日進家亦益
貧而重然諾好義不已至其誦法先王明習當世之

務周覽四海貫折三才揣之輒中觸之輒了鑿也可
用于世而不爲空言臆說卽得之交游閭閻亦不少
萬曆丁丑復上公車薦南宮奉天對遂魁天下天下
無論縉紳之士巖居穴處之夫及相人日者博徒賣
漿者談兵擊劔者莫不以手加額爲朝廷賀得士
天子命待詔金馬門居無何會江陵相國遭父喪朝
廷有奪情之命君典語人曰主上毗相國重誠不
可一日去左右然父歿不奔如人子何明王以孝治
天下不當奪相國情且國家非有兵革之事何情之

可奪相國奔喪是臣荷國厚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策馬袖一疏將上會有携其疏以去者卒格不得上
乃始書相國父子百千言反覆諷以大義語甚切至
相國不從而會有言先後相繼獲罪廷杖君典隕涕
往視疏語亦稍稍聞君典滋不自安以病告休沐求
去執政惜其才勉留再三求去益力頃之得請遂飄
然南歸歸而高卧陵陽敬亭之上擘結煙霞玩弄雲
月逾年而稍稍出遊白嶽黃山九華沂巖光瀨蹕西
湖六橋自禦兒港出曲拳與不佞相覓于五湖之旁

角巾野服所至滅跡收聲亾人識其爲故太史者此
有物色卽翻焉逸去人望之如五彩卿雲愛之不可
見見之不可駐踪跡多在名山靈區琳宮蕭寺發而
爲詩益鉅麗瀟灑讀之飄飄欲僊蓋自是君典之名
益重于南金北斗而間亦有忌其名者君典謀所以
少晦微逃于聲色乃忌者卽以聲色短之不佞密以
語君典曰郭汾陽之自污以位極功高故也子無汾
陽之功而有相如之累子之自污乃其所以媒謝者
也君典曰他人僞污吾欲真污人以懋學爲無賴有

昏德甚善吾曰冥冥人曰了了是吾之憂也然君典性亦實微好之云由由奉之婁東謁太原瑯琊兩公會曇陽大師道成爲五陵教主而多所皈依君典口不言而心慕之大師謂太原公曰此人豪爽有氣而性好通脫細謹者多檢押通脫者易擺落賴之切之他日道門儻有一臂之力也及師將化君典從宛上來求教於師師見顧特異臨去師囑之曰無好名無好事寡慾以養身君典受師訓歸益返柔善而不能寡交游簡世緣頗罷于酬應時當路者愛君典亦曰

諷之出君典辭不可使者卽其家促就道君典闕出
處千余余以書勸駕 上待君典厚大恩靡酬卧書
山未穩也子房長源皆功成身退訪道名山若卒老
崑穴安所稱英雄君典以爲然業治裝將北而病發
病且革夢見大師來又見漢壽亭侯過而視病卒不
起矣嗟嗟數也奈何丁丑之役不佞北頓轡中都裴
徊 高皇帝龍興湯沐邑逢拜陵寢覽觀王氣夜宿
逆旅夢謁至尊遇宋張無垢左掖門下握手如平生
同謁拜上上親歌湘靈詩送之比傳臚君典名在第

一出相見左掖門下刻恍然中都逆旅夢中所見者也而君典故過聽人言一見傾注亦不知其神氣之所以合若亦有數然者久之不佞領穎上出明年君典予告還里及不佞自穎上移吳會而君典來來則不佞方舉一子遂有婚姻之期比同授記于大師則又稱道門之友所關者形骸所不隔者神氣嘗相約事了拂衣挈妻奴携茶竈雞大同入深山若桃源者耦耕學道領清虛於雲中寄逍遙于物外子孫世世爲婚姻比古朱陳以名其村言猶在耳而九京不作

矣君典有子有則少年高才嫻於文辭卽聲標韻宮
君典甚無乃君典之所不死者如綫乎計閭遠近
者無筭獨不佞不哭而爲之賦詩曰新閭喪我良友
不哀仰視秋雲浮雲聚散常事不聞人哭浮雲天人
皆有情不佞獨薄乎哉人言君典多交游酬應楚其
神氣而又頗不戒于牀第卒以夭其天年是矣然世
人有塵緣外擾得失內煎伐性之斧亦復不減日坐
火宅十倍君典者而猶幸而獲延君典雖多侵擾而
意度常廓如絕無憂愁煩鬱足熬其中其寬舒仁愛

又可不死君典甫病四境之人章縫褐博負販乞兒
咸匍匐走羣望願以身代君典死之日里人踉蹌于
途曰沈太史死矣蓋宣城爲之罷市無不至其柩前
長號數聲搏頰而去者卽此固宜挽回神理乃竟不
免也詎非數哉然竊念疇昔之夢君典固來自帝所
異物至寶亦帝所急也而大師漢壽亭侯實先後來
視君典疾卽君典之化而還其故物也惡睹其不然
哉昧者又或以君典無年疑大師之莫拯中士甯疑
下士掩口吾道果非耶是何知四大假合形骸非我

人之真我乃在正。歷明百年何修。殤子何短。若君典化。而有悟萬禩。猶生如其不然。使君典鬻鬻短髮而後死。何益毫毛。以君典才且賢。日望其奮出于功烈。以康濟四海。饑寒者待以溫飽。煩寃者待以昭蘇。沉抑者待以拔起。鬱塞者待以舒暢。智謀勇略。懷才抱藝之士。待以昂首而揚眉。一旦溘焉長辭。天下驚動。當其生也。四海奔命。赴之如雲。當其死也。六合淒其不秋。而瑟是遵何德哉。嗟君典死可矣。伊尹太公顏子諸葛孔明。咸稱王佐。本伊呂之才。盡用于天下。孔明

用而不盡顏子當其時絲髮莫見所長而後世終不
以此定其衡品謂三公果賢于顏氏子也君典卽不
用而死惡足沒君典論曰從古英雄豪傑能噴薄日
月驅挾風雷駕馭四海奔走區內而不能調其方寸
之心君典洵雄豪喜游俠烈道不足以調其心心不
足以御其氣比受大師教俠猶未除竟以氣罩宇宙
縲轉紛紜外擾其宅內搆其精而以短世惜矣然而
顏氏子心齋坐忘終日如愚豈不調其心者而亦不
免于天彼真宰鑪錘固不令物得跳而逃之也必也

瑜不掩則君典之託焉者是其短也宋文丞相天
性豪逸居恒聲伎滿前洎當國難一朝棄妻子如敝
屣英雄烈士其不可料固如此而孔明則終身一黃
髮心境泊然曰鞠躬盡瘁歿而後已是真了性命者
也五丈原之上詎謂其亾者而君典固能爲文丞相
未必能爲孔明嗟嗟爲文丞相亦足吾於君典矣

孫將軍傳

孫將軍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官將軍孝友忠亮
而爲神宋嘉熙中京尹趙與權禱雨有應上其事勅

封護國天澤侯立廟錢塘金沙灘廟中有天澤井諸
在西湖誌中萬曆十一年夏六月不雨杭州守張侯
振之禱于廟社山川既望乃雨不甚霑足張侯爲人
仁而勤萬民憂形于色一夕神降于乩自稱爲澤天
侯孫將軍以生平孝友吾志不欺故歿而爲神尋爲
純陽聖師所錄署師雲水職次玄宮有年矣夫歲當
旱雨帝所禁也侯精誠格天帝爲之喜雨可得十之
三則胡不禱於八盤嶺先照壇黃龍洞及龍井諸處
且卽日樹雨余小子淪沒已久張侯仁者能爲我一

表章乎惠而好我其妨我六橋之隄是時候不知孫
將軍何人亦莫知入盤嶺諸處以問左右莫有對者
乃考湖誌皆有之侯悚然命一屬吏忠篤者物色之
而信遂徧訪諸處精心默禱具如神指是日果大雨
如注及訪神廟荒圯矣侯凄其以嗟卽許爲神表章
新其廟貌移文監司監司業俞其請後一夕神復來
謝自敘顛末及廟宇規制甚悉卽其所爲文字亦殊
宏麗不比屠豕曰夫神人道邇哉而奈何遠之遠之
則闇者怠參者肆矣明有人主百辟隸焉冥有上帝

百靈隸焉以分教握符慶賞刑威于是乎出而一切
置之茫昧杳冥謂悉蔑有也人故敢蔑百靈而莫敢
蔑帝則獨奈何一孤帝巍然于上哉怠而肆者多行
凶德昭昭者或漏冥冥者且詰之懼而曰蔑有庶其
可逃亦愚矣夫其無也不能使之有夫其有也蔑之
而無乎自古神明僊釋諸書何止百千億萬卷多出
淹通大儒手傳之至今今所睹一二事輒羣譁而不
信卽古百千億萬者悉僞作邪又胡信而傳之今也
余甚習張侯蓋清真有道長者宜其通于神明若是

且侯與左右咸莫測所謂孫將軍與八盤諸處又嗜
爲發之速其如期而雨雨且霑足抑何翕煜桴鼓也
余自爲吏無他狀獨于水旱祈禳蒿目焦思靡敢自
愛而居恒二六時中上帝百神恟恍若有睹者亦往
往好從人譚鬼神事世疑于癖而余之有不敢爲者
亦多得其助若孫將軍則甚非夫子之所不語者也

贊

程思玄小像贊

思玄恂恂其人如玉佩蘭與椒郁其芳馥又不含毫

書第過目朗散多姿清虛寡慾掃地焚香坐恒盥沐
芸窓斐几左右紉軸宅我高潔蛻彼穢濁交必名士
動必遠俗擊勝湘漢采真句曲司馬主盟秬藻雪煜
余覲函中松颺謾謾長轡未聘胡遽奄速寄礫如棄
寄寶不宿人之神俊上帝所促嗣輔洗馬是以無祿
覽君遺照我淚軟軟

沈純甫像贊

萬乘在前臨以白刃仰首信眉龍比未俊邊風如刀
塵如花黃沙茫茫莽莽不見家茶邪齋邪子卿同車石

上寶瑟松間綸巾玉妃倚礪戶桃花照通津一石不
醉長歌送春神情散朗風華映人香山端明兩後身
丹籙金笈秘記玉牒填胸五車補亡三篋獄瀆來趨
千秋一睫該中壘之淹通掩司空之博洽夫其形魁
然其神獨曜乘六氣而沈洋揮八極而不掉夫其形
可類也其神不可類也

自贊

爾貌清臞而神內腴其文則藻而樸自如流浪四十
年行類滑稽而心嚴難忘機刻偽世共指以爲愚愚

未必然乃名之曰踈霜降水涸華脫木枯萬緣儻盡
五嶽可廬人稱爲我我不知其爲吾

跋

跋荆堂銘卷

荆堂者何樹荆於堂也田氏三荆古稱兄弟之好也
新都程時啓先生生三子伯問仁元方仲問學思玄
季問策獻甫並挺圭璋之彥馳縹帙之聲孝友篤行
契叶墳麓樹荆於堂所以識也嗟乎人間世兄弟舞
象嬉戲徵逐靡不驪然長而授室析著哲婦內踈燕

別外間持若敵國日尋干戈同氣之謂何慾利蔽於
靈府物誘牴其真良于鄔之傳閱墻之詩至不忍讀
程氏三子不忘樹荆之意敦薄俗維衰風其爲河源
砥柱大矣行義若此文乃足貴不然曹子桓卽麗藻
絕代君子覽其處東阿王鄴下黃髮兒事令人臨文
欲嘔

跋程節婦卷

嗚呼程母之貞縣諸日月嶺南宣城之言亦縣諸日
月大嶽拳邪海衣帶邪嗟程不死矣余獨惜宣城昨

日爾而此牋儵爲陳迹曹娥之碑山陽之遂兩足然

跋起信論

我聞修佛者修信心成就夫大道圓明具足如百千
朗日懸于虛空云何衆生有信有不信信者若以鉛
磨鏡愈磨愈明不信者若以漆塗鏡漸塗漸黑其說
有二云何有二衆生自無始以來歷劫轉遷流浪生
死衆生有雖居流浪中其心常皈向菩提若投種於
地常勤澆灌漸次增長以多生皈向故如來乘其種
智一點卽破得不退轉地衆生有居流浪中其心常

結縛世緣塵劫不解彌轉彌縛善業日減惡業日增
距如來覺路若適越北轅入燕南響彌行彌遠若一
聞提墮三惡道雖復語以大灑狂而不信業劫沉滯
終無悟脫亦可哀矣馬鳴發大慈悲故作此論破邪
歸正除妄求真去執着返性空離垢濁得清淨以智
慧治無明以精進治退惰以勇猛治怯弱以平等治
分別以不礙治攀緣識卽是智舍識無智凡卽是聖
舍凡無聖從前昏迷回頭卽悟如然慧炬照徹暗處
如布津梁普度行客苦海盡化蓮臺恒河悉成黃金

善哉馬鳴發此弘願長干義沙門卓錫新安特慕善緣
鑒此論以開衆生迷塗汪伯玉司馬龍君善司理暨司馬弟仲淹仲嘉咸佛門弟子稱善知識助成勝事是故於此生風植菩提種智蓮華會上我見諸公頂禮而爲上足

牋紙銘

親朋擇交

青松指心皎日蒞盟鄴呂相賣耳餘交傾欵欵蘭閣莫可備數管鮫而下此道如土公叔所以著論

爲之太息白衣蒼狗毋以爲金石

平安竹素

臨洮西垂瀟湘南止遼陽十年朔方萬里糜蕪牽恨
白雲悵綺疏閣中流黃機上忽竹素兮遠歸報遊
子兮無恙蘇卿鐵腸寶家錦心徐淑秦嘉如瑟如琴
墮竹素兮雲中暢歡樂兮莫任

南花箋

吐廣長舌演微妙詞恒河乾須彌摧天女拱聽龍神
下馳何寶花之盈座焱續紛而離披

微波致辭

美東阿之麗藻乃婉變而多情何靈人之委化牽柔
心于目城卷微波之漲縠紋爰託以代尺素游龍乍
昂而倏低驚鴻飛而不去生以情始亦以情終苟綢
繆之相結雖異代兮猶通

江南春信

陽和洩萬物感此華茁疇爲遣使東皇太乙

蕉葉紙

其苗靈其葉青書倒薤江扶桑經

具葉牋

種自迦毗移于華壤盡一葉書可周大藏居士得之
時有佛雲護其上

雜文

適志

何以適志青山白雲何以娛目朝霞夕曛上有長林
下有迴谿費屨畫出玄猿夜啼耳聽松風以當管弦
匡坐大石手汲清泉樂哉山居可以徘徊巖洞陡絕
豁焉中開竹房內幽石壇外朗有容清言無客獨往

人世隔絕神冥大虛一寧關心焚香展書

集卷之二十

東海屠隆緯真著

祭文

祭大廷尉劉公

嗚呼無祿我公之卽世不肖某蓋有大痛焉往歲某
在諸生間以薄稊受知長公觀察先生蒙先生國士
之遇某方坎廩低眉槁容自逃空谷抱影莽蒼而長
公一朝賜以顏色至其越拘羸破常調絀皮相外驪
黃收彼燹下拔之泥沙憐才之心明于皦日大都古

人之所難某雖不肖敢忘斯義不肖尋竊一第京師
則長公以飛語西及奉頰上之命而長公又北相左
也長公詒書某云家有老親朝夕望不佞西西且一
伸烏鳥之私卽槁丘壑無恨而我公此時猶疆食促
長公北吾家世受國恩所願兒子努力報明主奈
何以乃公爲解于是長公北北拜黔中之命獨閭闕
萬里去而不肖某亦自淮蔡移吳會蒼茫奔走不遑
寧居吳會又屬大浸吏事如蝟毛而起山川間之不
通聞問者兩歲于茲西望廷尉公則烏道陲絕南望

觀察先生則溟雲莽互上下寥廓不自知其悲從中
來也夫古人以知我之德等於生我某推其所以事
長公先生者事我公分義豈淺哉既不能南問觀察
先生又不能西問我公歲之云邁缺然如途之人而
公遂長逝矣卒焉震悼其何以勝又傷觀察先生之
遭百六也天禍君子外困萋菲內當家難去年喪其
愛弟今年喪其尊人天崩地裂一胡慘也某聞而三
日哭雖然東土之聞而哭公者繁豈某一夫之私我
公嘗爲東諸侯其政寬然長者惠澤滲漉于元元之

自和集 卷之二十一 二
隨至今相距數十年而父老之思劉使君者嘗如一
日今若父老輩聞公訃乎東南行爲罷而嗟乎生躋
九列歿近百年士佩其教民歌其德已矣我公九原
可不憾矣不肖羈于職守不能一修徐孺子生芻之
禮僅遣一吏械辭捧帛設椒漿柩下邈棧道於雲中
望巴川于天表日與魂俱西靈其鑒之

哭伯兄東山先生文

嗚呼痛哉詎謂今日遂哭我兄也吾家不造三世食
貧兄又獨茹其苦自先府君以賈敗室如懸磬兄爲

長嗣力當門戶百憂相煎又遭外侮下持于羣小
困於苛吏內艱於衣食外迫于官租操舟而入海不
獲尺鱗而苛吏私征魚租動以百什計家無一錢而
誅求不已里中豪又從而魚肉之念一歲間折揚狂
狴無虛日某不才雖業文字號稱儒生蕭然程祿不
得志于有司故不爲鄉里所敬無能一出吾兄于困
兄墮地六十年憂愁貧苦蓋居其強半伸眉而開顏
者百無一日幸而吾兄猶有以自遣雖百憂交于前
遇突而奕遇枵蒲而構蒲卽釜中生魚爨下無灰不

問也以故居百憂之中六十年而未嘗作一日憂色
嗟乎夫人有堂堂六尺而生不能得一飽居嘗枵腹
而猶以奕樗蒲自娛六十年居百憂之中而不作一
日憂色此其人亦可謂拓落無他腸而仇家日持之
于下苛吏日迫之于上累擯于死逮其晚歲不肖始
得竊一第補邑小吏兄乃以扞六十年之煩憂而不
肖為吏廉奉 國家三尺惟謹小吏之俸不足以飽
諸兄兄貧猶故也去年兄來省老母于官舍不肖不
能以祿入潤吾兄而所以事吾兄者不敢缺兄命不

不肖誤一言爲壽而不肖云六十貧猶昔無惡廉吏兄
蓋勉吾兄以安貧守義無以一第故輒改其初不肖
官雖貧苟小免飢寒而可不當途有侈心亦且謂吾
兄茹苦良久天將憫其六十年之煩憂而稍遺以晚
歲之逸樂外侮漸息僅具饘粥庶幾一伸我同氣之
懷而兄則不待矣嗚呼兄生人間世六十歲而不得
一朝之歡及弟竊一第庶幾少伸兄眉而兄則不待
第爲小吏雖貧視之布衣時則有間其休錢猶足爲
兄具饘粥原兄之情誠得及見小弱弟叨一第爲一

官卽枵腹如故亡恨奈何遂病而死也六十年憂愁
貧苦則生而一朝稍足伸眉則死兄之命何其苦哉
言之痛心淚下不止某與老母一聞兄病日夜懸念
亟割俸馳歸迎醫僑神猶萬一無恙未幾而竟以訃
聞老母以八十有餘之人而哭吾兄千里之外母能
衰暮豈復堪此大哀不肖既痛吾兄又懼傷老母有
涕則掩有聲則吞陽勸老母堂上而私哭吾兄室隅
傷哉茲情苦耶不苦耶嗚呼人生五十不稱天兄年
六十爲下壽二子成立婚嫁之事稍具雁行六人猶

及見最少弟讀書成名而死身後之事則有弟在願
吾兄無含戚九泉嗚呼痛哉尚饗

祭杜夫人

嗚呼夫人明德朗徹蓮華金掌冷風翅雪執櫛君子
蘋藻是潔萬里長征一病乃訣踈簾夜空短簫秋咽
芙蓉香死履綦影滅遊魂何歸三秦陟絕神女騎龍
姮娥奔月嗟嗟使君心斷涕垂千古沉痛集于雙眉
空池冷波高木商颼入門抱影朗月鑿之尚饗

祭二陸先生文

遵太湖而頓轡兮覽鉅野於脩岡
弔先賢之墟墓兮
藤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
風淒緊而彫傷
采蒹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爲霜
感華亭之唳鶴兮
送吾目於雙鴻孤雲莽其起天末兮
懷二俊于江東
標朗秀之颯沓兮
挾焉賞鉅麗于司空哀夫子之才
入兮遵逢時而多凶洵嘉名之鵠奮兮
夫何叢棘之
敗十秋風牙旗折而鼓音歟兮
掩雙龍于重泉風沙
起而晝晦兮
亮精覓之所宜身佩大將之印兮
口吐
鴻儒之鉅言閔四大之缺陷兮
吾獨嗟美好之難堅

肆狹偷之與鑿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
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去留而無心兮慕獨遺此丘
也荆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艸
枯兮睇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夜寒兮河澦澦而聲
咽撫長劔而太息兮緬想夫子之遺烈尚饗

祭王博士

嗚呼先生德表鄉閭行高千古人日之暮矣蕭然一
寒官志操彌厲解衣卻金貧士慕義消身端輓賢者
所式生平擇地而蹈寡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爲

投牒故北方苦寒風雪所侵嬰茲疾膏而東猶以尊
生有素外枯內腴神氣充然庶幾不歿竟厄大數罔
以延年余雅高其爲人爲之哭臨盡哀嗟乎善人官
不逾歲祿不飽孥歿不首丘歿不備禮謂之何哉爲
善自天性然厚植薄享知先生不恨生而顛顛必當
逍遙世俗之所謂福澤君子之所不貪天之予善人
或不在是又何詰焉嗚呼槃槃一丘誰爲大官滔滔
古今誰爲長年茫茫九州誰爲故山回也天憲也布
衣舜也蒼梧之野聖賢豈乏于德哉形束一隅神亡

不之請歸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饗

哭君典文

嗚呼君典其生也何爲其夭也何爲夫既生之必有以用之生之而夭不如無生雙淚承睫萬恨填胸千古留不平之事四海哀黃鳥之詩帝胡可詰也古稱龍馬騶虞與丹穴之鳳鍾彼異靈鬱爲上瑞光融顯灼流照天壤是皆非偶然也天生君典而卒不得與龍馬騶虞丹穴之鳳配美而埒祥生之何爲者哉東京之麟夭於田父至使識者掩面拭淚而傷焉嗟乎

夫麒麟不夭夭者非麟也而胡爲麟而胡爲天也夫
其生之而天之如麟何此猶謂周德旣衰不復能有
此希世之上瑞今帝道方昌 聖明在服而不能有
一君典何也世固有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天下之生
久矣往者之汝卽來者之潮土合爲瓦瓦解復爲土
艾蕭之榮枯也蚊蚋之起滅也歛忽變化莫得端倪
幻泡空花亦常事爾而惟喪我君典則隳靈無光天
地躡屨士林蕭條英雄扼腕六合驚動而不止嗚呼
此可以知我君典矣虎徙則山谷奪色龍亡則大澤

爲空匪空也靈異盡也荒荒宇宙萬物如沙而世終
不可少此人而天必奪之其夢耶真耶固也靈物異
寶上帝所珍鬱蕭之上當亦不乏何急而收斯人也
嗚呼痛哉君典爲人聰明絕世東髮誦讀先王明于
當世之務惻儻好義忠信然諾散千金以周貧不貴
其報捐七尺以赴難不令人知而又立大節敦人倫
光明潔白表裏洞然豪傑歸心海內延頸無間識不
識咸歎詫以爲景星卿雲而不登龍門至相語爲不
比于人數嗟乎有士若此詎獨不可少留之用爲天

下人物楷模而需朝廷一旦緩急耶而天必奪之何也呼天踴地聲銷影滅九關下鑰蒼虎守之上帝嚴重小臣恐怖而不敢前俯仰躑躅浮雲自馳江河自流嗟我良友今安在也嗚呼吾之哭君非以婚姻以交遊非以交遊以君典非以君典以英雄天道若此則無爲生英雄矣吾方欲與君典激昂雲霄共濟巨川勉樹尺寸以報明主庶幾蒼蠅之附驥尾而今已矣吾又欲與君典訪赤松于海上捫鴻寶于枕中逍遙五嶽學結煙霞左提右挈以終踐大道而今已

矣嗚呼痛哉蒼生之卜安石也懶殘之讚鄴侯也天台子微之許太白也希夷先生之相乖崖也百無一驗渣焉長辭而在世世出兩付茫然興言及斯胡得不慘夫黃鵠歿于轂中松桂擢于拱把蘭柔王脆世亦有之乃君典之器不可謂不成而其道不可謂不遇矣公車之文蒙 聖天子親擢爲第一晨謁丹陛夕拜清華不崇朝而名動天下太阿之芒亦旣出匣及其予告而南陵陽片石重于九鼎海內人士仰而奔之不啻百谷之赴滄海也而一旦天折中道差池

蛾眉罷遣賓客散去昔也孟嘗之車如遊龍今也翟
公之門可羅雀而使被褐懷玉者喪氣於蓬蒿拖紫
綰金者聚歎於廊廟哀王孫者含悽于南國感知已
者掩涕於西州嗚呼傷哉詎不痛矣君典英雄人少
負風雲之氣而不減兒女之情抱管葛經濟之材而
忽於黃老尊生之道弟嘗舉以規君君謂事了拂衣
終講性命未晚嗟嗟詎謂其晚矣并以甘竭蘭以香
焚君之聰明絕世而不察于此豈非命哉嗟嗟良友
舍我去矣我復何心乎人間儻時命有限不得輒相

尋冥冥一瓢一笠請從此始矣沉痛孔極語不復文
束辭槭哀大慟欲絕劒去久矣求之何爲不負下泉
君典知我如其不知請要上帝而盟之尚饗

祭封公王愛荆先生

嗚呼名山大嶽割截鴻濛頰以深谷陰以長松雲霞
上結龍子下宮煙煇輪囷戍削龍葱鉅海洪波日月
相薄吐納元氣虛空包絡懸而無滯瀟而不涸瀨滌
混茫之中毓瑤草而產靈藥培塿之上必無茂林蕢
土之器必無洪音我我淨飯乃啓世尊南嶽之生亦

曰陽元有洩必薄有散必屯穆哉封公器博以頌實
生備人豹姿龍德知幾有道與時消息才大而心小
洵含靈而匿跡再世醞釀乃挺神人道臻無上泰初
爲隣千聖是友上帝是賓揭羲和于通塗布寶笈于
迷津豈曰旁躐我持者正豈曰爲凡我寶者聖給孤
苦縣密修顯證論訾訾民之好徑探壁崑丘得珠
懸流水何注而弗東木何春而弗秋嗟我封公亦又
何求言念今予毀瘠以楚痛填于胸淚積于土淨明
忠孝哀固其所我哭以歌不用長號所莫非酒乃糲

舞羊我躬不往我心則勞尚饗

祭御史大夫笠江潘公文

世有達人握造化權坎北爲馬元氣爲鞭應期乘運
獨立孤窻萬事脫手一往翛然去來無碍維公有焉
公產五葺山川涵蕩含靈抒采抱德朗暢翳冠登朝
飈舉雲上屐歷中外江壩海陬時立交戟時蹈神州
時陪建禮時列爽鳩提戈絕徼擁旄道周所至赫煜
惠問宜流遂登入座日侍九旂肅寮總憲嶽嶽山丘
允修罪事中離百憂公也處之暇豫優游氣和而適

志邁而道動若駭電靜若潛虬逮其收之銷聲滅景
輦路長辭湖山是領遁日月光與煙霞暝蘿戶晝陰
石牀宵冷神遊紫府名在丹臺松花作釀芝草盈階
崑崙使去華陽書來簾挂玄圃門掩蓬萊是非兩謝
胡樂胡哀蕭然一几稱居士家庭幽卻掃逕寂無譁
惟與海客日營丹砂八十餘年顏如桃花庶幾長生
留形住世大運莫移警矣淪逝大化簸弄榮枯相避
賢聖皆滅公能不去孺柄在我將徇世諦蔓草飛煙
中有弗墜往來虛無御風騎氣公平歸休胡足深涕

余與公善如蘭如蓀靈爽肅肅儻謂知言蕙殺在俎
桂酒在尊雲旗獵獵愜悅公魂尚饗

祭馮谿谷封君文

嗚呼茫茫亭毒回薄晚變物有所必化時有所必遷
奔爲流電蕩爲飛煙聖賢遭之疇其不然從古而有
我文何言爲有情故哀樂相煎明知其如此而嗟傷
沈痛卒莫可宣嗚呼先生竟離此屯昨日言笑已爲
陳人惜也不承天之逸民大樸不削穆乎清真靡翹
翹而富靡彋彋而貧在市弗喧在垢弗塵長逝丘壑

與煙霞隣乃生異人爲時所寶始登貴仕終踐大道
公曰天幸乃而翁媪而掩有之神理所害內守其府
弗盈其外逍遙容與不及于汰時晞丹厓時澡清瀨
一鑪一茗以爲愉快出聞野叟之論入讀化人之書
而神澄澄而貌于于庶其禪那與古天竺俱即未至
乎其至延年又何論乎而胡輒以齒歿爲常縱所憂
公以齒死公則用柔吾不但此一化顧獨有疑于靈
脩嗚呼人生則勞死則暇人之有情爲情所謝即無
情者亦無不化公長已矣悠悠墓泉下仰睇浮雲一笑

而罷

祭李石麓閣老文

維公江淮靈異南國英爽嶽瀆盤礴元氣濔濔國寶
物華瑤琨篠簜純德內含神明外朗綵毫淋漓風骨
道上公車第一振藻揚芬玉洞三秀銅池五雲翱翔
金華洗洋雄文含香校書薰衣侍燕頰霞朝閣明河
夜殿遂正秩宗濟司鼎鉉木大心小氣和量虛斟酌
吐納六合卷舒以登上理淳風穆如寓縣訢訢士也
瞿瞿相業光顯史不勝書身肩三事神超寥廓黑髮

懸車遂返初服紫還入林清池映屋山鳴栗留水飛
屬玉北海賓朋東山絲竹口謝是非心遺榮辱樂而
婆娑如鳳如鵠一朝帝念飈車下迎永辭區壤復還
太清計聞中外天地晝晦至尊震悼父老雪涕國有
大喪禮崇數異祭葬易名東園秘器自古神人乘理
去來提日月去躡風雷浮世郵傳海波相推魏公
紫府都水蓬萊神本不滅化亦何哀某辱真宰鑪錘
有年方賴寶筏以濟通川典形凋謝中心愴然遠道
緘辭五情莫宣靈氣肅肅鑒此哀篇尚饗

祭殷文通公文

代作

嗟我岱宗截嶽豁豁盪胸决肯亭毒無涯穆哉靈文
七十二家玉函金簡吐日月華之果截海蓬萊栖霞
秦漢遺烈蒼茫在邪飛僊神人道高迹遐是誕鉅公
人倫之彥才諳温肪神情朗散筆含元氣淋漓璀璨
蚤侍金華黃流玉瓚然蒸校書熏衣上殿 穆廟潛
邸輔導青宮侃侃其論嶽嶽其容養就聖德陶冶八
紘比登宸極眷注日隆遂由秩宗正位端揆垂紳搢
笏丹宸累規列星佐商崧高翼姬身胥三事心和天

倪友青羊君赤松雨師乞身盛年濟水之涯雲霄既
辭煙霞是領有宮半畝有田數頃淥水蒼厓遊筇釣
艇高躡峻嶒深入幽迥氣合混茫心宅溟滓柱下玄
虛漆園消搖何理不徹何境不超一朝厭世遊于冥
寥絲節捫霞金鑣排霧形化神存凌空逕度昔隸玉
至今返其處昧者不知謂先朝露官登元輔僊列上
清古惟誰足稚圭文成小子寡昧北面先生先生謬
賞琅玕英英執經講業佩服范型中台忽坼文昌再
明摧華不注大地震驚曳杖示夢我心怔忡活毛一

莫羨泗沾膺尚饗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嗚呼叔南竟先鳧逝躍馬氣灰擊劔心死維匣有刀
維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長辭玄堂永閉
風雲滲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
號樹間兮聽鮪悲淋頭兮聽碎生時多營嶮崎突兀
追風飛兔摩空爽鷗手摧勁虜足踏溟渤雕龍搏虎
爲世英物壯圖不成飲恨而歿於戲叔南對酒不能
飲有客不能歡纖月空墮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鐘

復殘使我仰天而涕廢箸而歎嗚呼爾形頽頽爾氣
稜稜固將望爾以千秋舍逸萬里驍騰昨日之日騁
驊騮于天步今日之日掩狐兔于寒扃而使俠士有
恨英雄無年白壁中斷紅粉早捐三河氣咽六部心
憐華堂寶炬散爲荒煙茫茫獵場犁爲墓田天青射
鵬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逐輕車而出塞隨都
護而臨邊嗚呼運逝必遷物窮乃終何日弗西何水
弗東秋草罷綠春花披紅嗟夫君之盛年何瞥焉而
就木形未離于人羣名已登于鬼錄若有人兮山之

阿羗侯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來兮蕭蕭
又安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湖靈之夜哭嗚呼世固必
形存爲存形亾爲亾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神玉
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騷
焉摧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乎
陸太史夫人哀辭

陸太史敬承喪其夫人痛悼而賦神傷太史述士
賦神傷神可傷乎余爲作哀輓而以曠語終焉

有美玄娥窈窕連娟來偶喆士相將盛年士也早棄

交戟之衷玉版金弢蕤蘭與芷夫人相之蹈道秉禮
鳧雁宵征雞鳴戒起婉不及媿敬不廢歡以肅以雖
如蕙如蘭浣濯必親拮据無難備炊未餒擊絮未寒
士也晏客畜醕治餐士也遠行秣馬裝鞍但見其給
莫知其端厥德乃並厥情乃深人憐以色我憐以心
珊瑚爲珥玳瑁爲簪芙蓉羽帳葡萄錦衾百齡無恙
玉瑟雕琴一朝遷變榮華衰颯花落辭條珠亡去匣
月冷虹梁雲棲畫閣香奩書空金鎖夜合鸞鏡在臺
珠絲盈篋雕牀綉被儼然空陳御巾裹粉更有何人

衣焚爲灰釵碎爲塵慘不忍見動魄傷神素帷墜影
望不可親有時入夢惘恍非真嗚呼夫君亦孔之哀
仰天而哭浮雲爲摧入室而歎悲風忽來能傷人

一夕夜臺萬物紛輪往來賸部偶然而合名爲夫婦
偶然而散如電如露大運行盡去不能顧美則琉璃
華則彩雲魂消香滅空遺羅裙生游曲房死委荒墳
千秋萬歲同盡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瞥而成合
瞥而凋耗執而號之爲造物笑思亦飄風愛亦飄風
逐情遣累以翔太空

祭張太夫人

穆哉南國代有靈媛女嬃佩蘭樊姬却鮮婉嫕令淑
女史所賢嗟太夫人明德敬共來賓華胃斧藻是崇
擷芳采綠蜀不肅雖是生令子爲時備器姿燁其溫
德冲而粹脫穎惟予學富惟笥服膺五禮明于三事
娉娉蘭省騰驤罔寺當守是毗民之攸暨母也隨子
板輿京師出入稟令授之訓辭行業以光人譽颺馳
穆如清風羔羊素絲國論物莛旦暮斗杓均調寓櫟
羽儀清朝胡毋夫人華髮是洞鳳車下迎鶴書見摺

移家煙島總轡雲霄空棺葬劬永夜聞簫行經鄉山
漢臯江浦解佩靈妃弄珠神女順風而翔乘霞輕舉
冷照消搖澹平容與乃眷令子扶喪而南有涕蘇蘇
有氣淹淹挂寬荆門照影湘潭悲風入戶冷月在簾
某等幸忝鷄列于君雁行而母亦毋婁其以傷何以
來哭山尊澗香靈其肅肅鑒此申章

祭戚晚李大傅

西北土厚豁舒奧突恆嶽中天太華雲表盤為松柏
蒸為雲霞祥鸞威鳳琪樹瑤花其積彌深其出彌廣

我我太傅中通外朗純白是守履潔好修山林冰碧
王國天球薦生 聖母母儀天下誕育真人保世滋
大四海樂康公亦壽祿玉帶緋衣朱邱華屋胡天不
愆國老告祖蒼皇萬姓奔走通衢 聖母哀號 至
尊悼愍天柱峰摧大星石質九重覃恩禮崇數異鼓
吹羽葆東園秘器龍眠卜葬太山嶙峋銅臺上食玉
匣是殉形沉神超躡霞排霧喬木初頽兔絲曷附某
等所用奠焉嗟傷陳辭寫痛桂酒椒漿